

# “长衫”不必脱，鸡汤不必喝

“学历不但是敲门砖，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，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”。这段不长的文字在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巨大共鸣，也成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字眼，里面满满是初入职场、万丈雄心碎作一地玻璃的清脆；是“天之骄子”身份与用人单位提供的基层岗位间的巨大落差；是无法向父辈解释的读了大学之后工资为何还不如工地搬砖的尴尬；那是青春自带的迷茫。

有媒体写了《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焦虑》，文章大体是抚慰、鼓励青年的，却想不到因为几句“不给自己设置条条框框，让学历成为束缚手脚的‘长衫’”惹毛了青年，被认为那是赤裸裸 PUA，想让大学生脱下“长衫”，低配外卖之类的工作，青年将之架上了批判的靶子。

的确，如今社会上升阶梯越来越陡峭，从“内卷”到“躺平”，从“小镇做题家”到现在的“孔乙己文学”，一个个精准、犀利的字眼，插到青年的泪

点和心窝之上，道出无数人的心酸和惆怅，折射世事变化。特别是从“小镇做题家”开始，这已经从一个自嘲的符号成为自觉的身份认同，敏感又脆弱，仿佛是已嫁作他人妇的心头“白月光”，仿佛是辍学多年后还珍藏的奖状，可以自己拿来贬损一万遍，但别人谈一句便是严重冒犯了。

也因此，已经有好几家媒体因为谈“小镇做题家”“躺平不可取”“脱下长衫”之类的话题，引发了青年人在网络上的强烈反弹。倒不是这些文章写得太刻薄，太不通人间烟火，只是在职场形势严峻之下，再丝滑的鸡汤往心灵的伤口上浇，也是受不了的。

1980年5月，在那个社会转型的节点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“潘晓”的来信——《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，引发了当年

全中国青年关于“人为什么要活着”的人生观大讨论。但是，43年之后，如今的媒体已经拿不出“知心大姐”的气场教育青年应该如何面对人生的落差和选择了，甚至落入动辄得咎的身份陷阱当中。

如果说，“小镇做题家”“孔乙己”是微妙的身份政治，那么媒体站在机构的高度谈这个敏感的话题，自然被“孔乙己们”带入另一种身份叙事——那是既得利益的上一辈的规训，那是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的专家，那是满满的爹味，那是可憎的他者。

旧时《增广贤文》里讲，“力微休负重，言轻莫劝人”，这话用来形容处于转型期的媒体就算是“人间清醒”了。已然“言轻”了，就不必劝人了。其实，宏观就业形势不是媒体能左右的，既然左右不了，无法为青年减轻压力，输出再鲜美的鸡汤也是无益，反而让人反感。如今的媒体难以复刻当年“潘晓的来信”，不如让年轻人自己在角落用“小镇做题家”“孔乙己”

的表达，解嘲、疗伤、调整、蓄力。

十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《异类：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》，专门探讨过个人的“命运”问题，其中比较了两代“穷律师”“富律师”的经历。“穷律师”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他的创业期正赶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；而“富律师”之所以富，是因为他赶上了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。个人的努力，也叠了时代的BUFF。早30年，随便一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都是单位的“宝贝”，这让如今的硕士生、博士生羡慕不已，只是当年大学入学率是多少？这些人当年也一样经历了严酷的竞争。

每一代青年都会遭遇属于自己的迷茫，每一代青年的长辈也注定给不出标准答案。“长衫”不必脱下，鸡汤可以不喝，“潘晓”的故事难以复刻，路还是要自己走。☑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已然“言轻”了，就不必劝人了。